

# 仰望雪山

■杜文娟

队到阿里最边远的哨卡什布奇巡逻,断粮后靠吃酸杏野菜充饥,坚持完成巡逻执勤和宣传任务。1973年6月,阿里军分区扎西岗边防连文书、共产党员夏锋宝,在协助测绘人员过狮泉河时看到一名新战士被激流卷走,他跳入河中为战友而牺牲。普兰一位巡逻兵从马背上摔到河里,马蹄踩在身上,危急之下,战友拼命掀翻烈马救出巡逻兵。1998年11月,什布奇边防连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婚礼,新郎是连长孙耀林,新娘是魏春祥。阿里军分区装备部的鲁忠辉在高原当兵20多年,眼睛患了红眼病,他到内地出差或回兰州探亲,眼睛不治而愈,医生说,这是高原病的一种。人武部一位干部每次进出阿里都先写一张纸条装进口袋,把要办的事,要交代的话全写在上面,安全归来后再把纸条烧掉。

## 二

八月的一个正午,一阵冰雹刚过就飘起了雪花,我不得不快速离开哨所。一位哨兵对我说:阿姨,非常感谢您。

我吃了一惊,睁大眼睛望着他。他笑着说,快19岁了,来这里当兵两年,没有见过城镇,没有逛过商店,没有见过红柳以外的树。寂寞心烦的时候,他就跑到蔬菜大棚里,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,看看红色的西红柿,大哭一场,烦恼就没有了。下次难受的时候,再去大棚。他继续说,阿姨,您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,也是我两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女人。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话,今天您跟我说这么多话,所以,我要感谢您。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,有着难忍的疼痛。

一个暖风习习的清晨,我独自在布达拉宫广场漫步,暖阳照耀着红白相间的布达拉宫,古老的左旋柳婆娑迷离,缤纷的玫瑰摇曳生辉,蝶飞蜂舞,轻歌曼妙。

两位执勤的军人从我身旁走过。一位奶奶摸着蹒跚学步的孙子说:叫叔叔,问解放军叔叔好!祖孙俩向鸽子飞翔的方向走去,笑声渐行渐远,执勤的军人也已走向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那边。

我站在那里遐想,如果世界一片祥和,还需要军人巡逻吗?还需要军人驻守边疆吗?我们渴望和平,和平却来之不易。我们享受繁荣,却终得有人默默奉献。

一位军官对我说,边防官兵头顶悬着六把钢刀:暴风雨、泥石流、雪崩、滑坡、洪水、缺氧。也许,他只说对一半。在一个只有男厕没有女厕的边防连,一位连长说他家属住在“女人村”。边疆稳定,军人功不可没,家属牺牲也很大,军功章里有男人一半,也有女人一半。

这个“女人村”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叶城。丈夫在喀喇昆仑山、阿里高原、帕米尔高原无人区的雪域边关守防,由于高寒缺氧,不适宜人居,妻子随军到雪山脚下却不能随队,这就是奇特的“随军不随队”。久而久之,人们把军嫂聚居的部队家属区称为“女人村”。大部分军嫂没有走过新藏线,没有到过雪域边陲的哨所,但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仰望着喀喇昆仑,想象着雪山那边的山水风物,思念着高原上的丈夫。

“女人村”的每一位军嫂都令人动容。有一位花甲老人,几乎是这里最年长的军嫂。哪家的孩子要上学了,她帮助联系学校;哪家的孩子闹肚子,她帮着照着孩子;军嫂之间闹别扭,她帮助调解。军嫂们把她当作知心大姐、暖心阿姨。入住“女人村”的军嫂越多,老人越欢喜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军人来了一茬又一茬,军嫂换了一波又一波。

老人总是热情相送,每送走一位军嫂,她就到叶城烈士陵园去一次,坐在丈夫墓前大哭一场,一边哭一边念叨:你为什么死那么早,为什么不带走我,30多年了,那么多女人都走了,都被自己的男人带走了,唯独没有人带走我。我想家,想回内地老家,可又不能丢下你不管。

老人从烈士陵园回到“女人村”后,依旧忙前忙后,笑容满面地关照着军嫂们的生活,继续送走一位又一位军嫂。现在,她的一个儿子也到了边防连队,继承父业,守卫边防。

随着对雪域边陲的逐渐了解,我越来越认识到只要身处边疆,都是奉献。边防军人是奉献,架桥修路的战士是奉献,汽车兵是奉献,援藏者是奉献,小商小贩是奉献,土生土长的边民更是奉献。

## 三

日土县北部与新疆接壤,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贯穿全境,属于边境县。在日土县民兵训练基地我见证了一个传说,培养一个会说汉语的牧民群众跟上大学一样困难。

# 誓言伴我冲锋

■江超

人周旋。一天,我在突围的路上正准备和掩护自己的农会干部进入一个村子,身后突然传来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。奔跑中,我们被一堵两米多高的土墙拦在死胡同里,农会干部边催我翻墙边向鬼子开枪。我一个纵身翻越过去,脚没落地就听到枪声大作,土墙被打得直冒烟。鬼子转了几圈就走了。我回到墙边,发现那位农会干部躺在地上,身旁流着一摊血。他的腿被打断了。我心里很难受,暗下决心,跟着共产党,当好八路军,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。

1942年5月20日下午,已经转入独立团任武工队长的荆致平和另一位党员王仁先找到我,要介绍我加入党组织并让我填写一份红色油印的《入党志愿书》。当时我只有14岁,成为团里最年轻的预备党员。

这一年夏天,部队继续在反“扫荡”中与鬼子周旋。我按领导要求和部队分开进入隐蔽状态,走到大泽山脚下老家的村子旁,恰巧与突围的荆致平相

遇,他跟着我躲进村头一所早已停课的小学校里。他迅速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后决定不走了,就在教室里挖地道隐蔽。夜色中,我们找来几样工具,说干就干。他负责掘进,我负责把土运到院墙下。这一干不要紧,我们居然停不下来了。他说在和部队取得联系之前,我们就挖地道,即使哪天我们走了,也可以给乡亲们留一个藏身之处。我和村里的地下党员崔大叔取得联系,他偷偷组织堡垒户给我们送水和吃的。一个月后,我们挖了一个足有20平方米的地窖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们又挖了100多米通往村外的通道。

与部队会合以后,荆致平把我带到了武工队。他可能觉得我是个小孩子,随武工队秘密行动能起到掩护作用。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我的猜测。那天深夜,荆致平骑着自行车带我摸进平西县城。第二天,我和荆致平像父子俩一样四处转悠,摸清了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两个中队的伪军,便在夜半时

## 革命精神礼赞

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

那年夏季,我穿着加厚毛衣,在戈壁小城狮泉河镇遇到一位战士。他深情地对我说,如果不是为了祖国安宁和边防稳定,就是地上铺满黄金,顿顿山珍海味,他也不愿意留在这里。但代代相传的“老西藏精神”教育、感动了他,激励他缺氧不缺精神。

朝西北望是喀喇昆仑山,南边是喜马拉雅山,北边则是冈底斯山,这里成年累月被雪山环抱,感觉那雪线高得连雄鹰都难飞过去。这里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;风吹石头跑,四季穿棉袄。生活环境固然艰苦,但边防总得有人守,苦总得有人吃。雪域边疆是一种高度,更是一种境界。边防军人在环境恶劣的高寒极地,顽强地坚守边关,把艰苦品出了甘甜,把单调汇成多彩。他们甜中有苦,苦中有甜,甘愿一人辛苦万家甜。

## 一

一位常年翻越喀喇昆仑山的汽车兵,一次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一个边防站点运送物资,途中遇到雪崩差点被埋葬。还有一次在荒野,车坏了,他只能从高原湖泊里捞鱼充饥,几天后终于等来战友营救。

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一个老兵到很远的哨所送物资,赶上大雪封山阻隔了归期。他妻子领着3岁的女儿来高原探亲,在路上颠簸的半个月里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,赶到丈夫连队的时候,女儿却因患高原病离世了。妻子把女儿放在丈夫床上,把从老家带来的早烟叶子放在女儿旁边,语无伦次地对女儿说:自从你出生,很少见到爸爸,这一次,就让爸爸好好看看你吧。

战士们都流泪了,对她说:嫂子,我们没有什么能报答您,请接受我们的敬礼!老兵回到连队后把女儿葬在雪莲花盛开的地方。从此以后,老兵常去的地方是连队旁边的高地,那里没有绿草,没有青草,只有洁白的积雪和雪莲花。

汽车兵常年为边防连队送物资,带书信,是边防连队的报喜鸟,自然比哨所的战士见多识广,听来的故事也丰富,他继续向我讲述:1963年夏,一支骑兵巡逻

## 入党故事

回望初心,点亮征程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坚决执行党的纪律,不怕困难,不怕牺牲,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!”1944年8月11日,在山东敌占区平西岳白家村一个隐蔽的草垛掩护下,4名八路军武工队队员经过秘密宣誓,成为中共正式党员。当年,我刚满16岁。

1940年,经共产党员荆致平推荐,我进入胶东特委创办的胶东公学读初中。当时正赶上日寇频繁“扫荡”,在一次随部队突围中,我被鬼子的流弹擦伤眉骨,鲜血涌出,吓得许多同学说不出话来,我却无所畏惧,安慰他们说:“作为军人,在战场上负伤是一件光荣的事。”荆致平见我像个小小大人,便趁势给我讲了很多朴素的革命道理,使我懂得八路军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,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就是带领八路军,消灭一切法西斯。

1942年3月,学校在动荡中安排我们提前毕业,14岁的我被分配到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独立团。我虽然是个“娃娃兵”,但也是经过专门培训的“高学历”宣教干部。不让我上前线跟鬼子拼刺刀,就在敌占区写标语、撒传单、编写抗日教材……

由于敌人频繁进行拉网式“扫荡”,部队化整为零,在马石山一带与敌



风清峻骨(中国画)

林立中作



## 无名英雄

■周宗飞

为保守秘密,你隐名埋姓  
为不连累亲人,你断绝书信往来  
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 
生命只对信仰负责

你留下的履历简简单单——  
姓名:蔡成  
职务: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  
职责:无线电密码破译  
原名、出生地、家庭情况:不详  
有无遗孀:无

你原本可以在重病时留下遗嘱  
让子孙和战友不再苦苦寻找  
可你把信仰当成生命归宿  
至死都把身世和名利深埋在  
甘肃岷县的黄土高坡

当我走进你的纪念馆  
看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  
仰视着你昂首挺胸的塑像  
多么希望你能复活片刻  
和我一起分享新时代的  
给我上一堂关于生命和信仰的党课

## 光荣的名字

■李亮

在西和会议纪念馆  
我无意间看到了爷爷的名字  
看到了桦树,刘集以及  
石峡党支部的名称  
还有青崖梁游击队的简介

在那份党员统计表中  
清楚地写着爷爷的名字,入党时间和  
入党介绍人  
以及家庭住址  
我一遍遍地翻看,一遍遍地  
隔着玻璃橱窗触摸

我站在那里留影久久不愿离去  
我激动得流下泪来  
在心里默念爷爷的名字  
每念一遍,我能感觉到他的身影  
每念一遍,我的内心释然一次  
每念一遍,大地之上落满  
开花的寂静

## 忠诚

■谢克强

这是一支铁流  
一支由大刀、长矛和土枪汇成的铁流  
自从走出牛棚、矿井和工棚  
他们集合在井冈山山下  
这支穿着草鞋打着绑腿的队伍  
便以铁的步伐铁的意志  
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 
走过草地翻过雪山  
走过延河越过长江天堑  
走向黎明  
走向新中国的太阳

这是一座长城  
一座由飞机、军舰和导弹构筑的长城  
当人民共和国屹立世界东方  
有豺狼瞪大贪婪的眼睛  
有了这一座钢铁长城  
解放的土地避开自由的鲜花  
新起的工厂奏响欢快的歌声  
翻身的农奴播下幸福的种子  
昔日逃荒的老人有了安宁的  
梦  
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歌  
唱出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

这是一面旗帜  
一面由赤胆、忠心和热血织成的旗帜  
无论是炮火封锁前进道路的桥头堡  
还是硝烟弥漫短兵相接的战场  
无论是荒凉孤寂的大漠戈壁  
还是海天一色的孤礁海岛  
无论是拍天的洪水威胁的长江大坝  
还是肆虐的疫情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  
哪里危险旗帜就插向哪里  
哪里就有鲜血、汗水和歌声  
奏响胜利的乐章

旗帜,长城,铁流  
只因这是人民的武装  
只因党指挥枪  
只因人民军队忠诚于党  
因而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
而铁锤镰刀的光芒  
活跃在人民军队的血液里  
永远指引前进的方向

# 一颗不屈的头颅

■张庆和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仰望陈翰章的照片,仿若在仰望一座高山,巍峨地屹立在中华大地。这是一种高度。拥有了这高度,远眺,四海风云尽收眼底;俯瞰,大好河山尽收胸怀。正是这高度,使陈翰章将军怀天下因而钟情华夏,哀民疾因而立誓革命。他是一位智勇胜敌和无畏献身的先驱,是照亮黑暗角落的火把,是激励前行者冲锋的号角。

仰望这幅照片,如同捧读一段血与火的历史。1940年2月,抗联英雄杨靖宇将军牺牲了。慢道抗联无继,有我在!时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的陈翰章将军,独撑第一路军大旗,伏击讨伐队,夜袭敌哨卡,在白山黑水间与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,谱写了抗联战士不屈不挠,艰苦卓绝的又一曲壮烈悲歌。

战斗到1940年12月初,面对敌人梳头般般的冬季“扫荡”,由陈翰章将军率领的一支60人的小分队,最后只剩下16人。这是革命的火种!保住这火种就保住了希望,保住了未来,保住了最后的胜利,一定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。陈翰章带领这支队伍昼伏夜出,艰难跋涉。雪地上,大家都踩一个脚印,走在最后面的人再把脚印埋上,以防敌人发现追踪。队伍悄无声息地疾速前进,从12月5日到7日,3天时间,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。眼看就要突出重围了,孰料这最后的16人中竟出了个贪生怕死的叛徒,偷偷离队向附近的敌人投降告密去了。投敌者虽然只有一人,却抵过了一直围堵他们的千余日伪军。由于敌人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计划,立即增调大批人马,对陈翰章带领的抗联队伍进行三面合围。

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9个月之后的1940年12月8日,陈翰章带领仅存的15



长征

第5157期